

## 当代世界的军事力量：俄罗斯的机遇和难题

[俄]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内容提要：**在当前和未来的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无论是作为政治手段还是影响力和权力指标，都将不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是，世界政治中的风险性因素较前增多，“再国家化”和再军事化的趋势明显，全球冲突进入冷战后第二轮“解冻”时期。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当前俄罗斯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的地位，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南部边境。俄罗斯近年进行了有成效的军事改革，但军事力量的增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力量要素的薄弱。俄罗斯不应过度武装自身，为维护大国地位，俄罗斯必须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必须恢复和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关键词：**俄罗斯 军事力量 军事改革 软实力

本文所提出的想法意在激发关于国防政策的讨论——关于对军事力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的讨论，正再度变得重要，虽然世界和俄罗斯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我们当今需要军事力量的目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它。

---

[俄]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国立研究大学世界经济和政治学院院长、《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编委会主任。本文基于他为“当代世界权力中的俄罗斯：货币权力、武器权力以及思想和形象的权力”会议所准备的发言稿。此次会议于2012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是为了纪念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立20周年以及《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创办10周年。除了很多重要的俄罗斯专家和官员与会外，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的数位知名国际事务专家为会议作出了宝贵贡献。本文作者借鉴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并向他们致谢，但文责由作者自负。这次会议内容将在2013年以俄语和英语出版。

## 一、军事力量的失势

当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是，军事力量（自古以来国家的主要手段）正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在欧洲尤为流行，在历史上饱受太多战争之苦的欧洲在20世纪的下半叶选择了和平主义。

的确，军事力量无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大多数重要问题——气候变化、日益活跃的公众对更大繁荣的需求、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越发严重的粮食相对短缺。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都已经发生变化。从经济角度看，这使得对领土及领土之上的人口的掠夺变得毫无意义，试图控制这些领土和人口的努力也被证明是无用的，不再可能为了本国之利而去剥削其他国家的人口。过去20年中，基本上所有的军事胜利都最终沦为政治上的失败。

在这个真正的大众传媒的时代，故意操控信息的行为受到阻碍（尽管还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操控），使用军事力量的道义和政治代价趋于增大，当大规模和长时间使用武力时尤为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军事力量正在被非正当化。如果借用被人们无数次援引的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在过去，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正常延伸；而如今，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核武器出现之后，军事力量的运用往往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失败。

当然，并没有完全排除使用武力的情况，只不过它更多是一种点到为止的行动。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军事力量衰减的效应及其非正当化主要来源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核僵持。重大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和全球性冲突的风险迫使大国将使用武力降至同以往相比非常低的水平。核因素使冷战这个历史上最深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得以和平解决。但由于这个因素，世界权力的再分配，即权力从传统欧洲向崛起亚洲的史无前例的、快速的和深刻的转移也不会一帆风顺。从历史上看，这种转移几乎总是伴随着战争，这会驱动或阻碍态势的变化。因此，仍处于核僵持中的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其他较弱的核力量理应将它们自己视为亚洲经济奇迹的安全庇护者。

在当代和未来的世界上，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或是影响力和权力的指标，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将不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过去这些年的经历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接连在它发动的两场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失利，它花费在武装力量上的数万亿美元也因此失去了政治价值。

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将不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过去20年中，重大的国际冲突已变得更罕见，即便这些冲突更大的曝光度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印象。

## 二、军事力量仍然很重要

然而，对于这种看法（军事力量作为政府政策的重要工具的作用在现代世界正在降低），有一系列不同因素和观点与之相对。毕竟，也有获胜的战争。人们会回想起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利比亚、车臣和格鲁吉亚的那些冲突，以及斯里兰卡政府打击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胜利。核威慑在防范大规模战争方面发挥了作用，没有哪个国家会真心实意地减少其核武库，反倒会继续使之完善。只有浪漫主义者会在核威慑这个问题上打败仗——他们中间既有保守的人们（美国国内对导弹防御计划的支持者），也有进步主义的自由派人士（渴望看到全球无核化、美苏各保留50—200枚核弹头最低水平威慑的梦想家们）。像中国和印度这些新的世界领导者（它们似乎从和平竞争中获益最多）正在快速武装它们自己。在我们的眼前，未来的主要竞争者——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正在军事化。关于未来涉及自然资源和水的战争的讨论正在深入。

这些想法以及类似的思考可以被视为冷战心态的残余。的确，有关军事议题特别是核安全问题的讨论仍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老一辈人左右，他们有意或潜意识地要回到过去的议程上。如果笔者也被当成这些人中的一员，将不会感到被冒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笔者的朋友，尽管笔者与他们的意见大体上并不相同。一不做二不休吧。

人们无法否认，大家普遍感到当代世界中的危险在增长，由此而来的是很多国家的政策重新依赖军事力量，这都有其客观理由。自由主义者关于世界政府的梦想，或者保守主义者关于可支配世界的新的强国协调的梦想，都是无法实现的白日梦。世界正走向惯常性的混乱状态，但这种变化发生在新的全球层次上，在各国更深刻、更全面的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发生的。旧的国际治理机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北约以及八国集团——正在式微。新的机制——二十国集团或正在形成的地区治理结构——还没有完全发挥效用。

国际共存的很多伦理规范正在被舍弃。尊重国家主权和传统的对外政策行为规则虽然不是完美的准则，但它们发挥了某种支撑点的作用。无论什么原因煽动起了对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攻击，结局都一样：所有人都看到弱国被攻击，而没有人施以援手。那些至少拥有一些军事力量的国家则平安无事。在伪造的借口之下，没有核武器的伊拉克被夷为平地，而成功获得核能力的朝鲜却安然无恙，即便从人道角度看，朝鲜拥核也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建立对势力范围及其资源的直接控制不再有任何意义。但是借助军事手段，一国可以掌握获取势力范围及其资源权利。崛起的地区强国扩军的主要关注点是海军，这绝非偶然。海上通道——既有那些当今正在使用的，也有未来可能会开通的（在北极地区）——仍是强国利益之所在，正如它们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时代那样。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淡水这种未来的主要资源的重大战争，但阻拦河流上游的倾向（这种做法对于中南半岛和印度来说是尤为危险的）也许会引发需要动用武力的情势。

核武器扩散也是军事力量复兴的原因。以色列、巴基斯坦和朝鲜，可能还包括伊朗，已将它们的邻国置于一种脆弱的和政治上处于劣势的境地。而反过来，那些邻国一直试图通过获得它们自己的核武器或通过加强其常规军事力量和导弹防御力量来弥补这种劣势，或者是从较强邻国的内部削弱它们——具体来说，这正是波斯湾地区的逊尼派君主国正在做的，它们企图推翻亲伊朗的叙利亚世俗政权。

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也推动了这种更加依赖军事力量的趋势。如今全球治理机制乏力，人类面临大规模挑战，因此社会急于向传统的机制，也就是国家寻求保护。世界政治的“再国家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再国家化”已经开始。在亚洲开始崛起并走上世界政治的前台时，这一趋势得到了增强。令人惊奇的是，旧的地缘政治学说以及关于均势的理论正快速地东山再起，尽管它披着新的外衣。虽然这种旧的地缘政治学仍然饱受抨击（尽管是极其无力的抨击），但它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变为现实：让伊朗的盟友叙利亚陷入动荡、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或者是拒绝彻底消除欧洲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分裂。当然，那种辩称这些是为了支持民主的宣传没人相信。此外，均势的原则不仅是在欧洲（这里出现和引发了许多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正在恢复，它也开始主导亚洲，即便该地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对外政策文化排斥这个原则。

世界政治的“再国家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再国家化”已经开始。

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民族国家已经变得更弱了。它们越来越无法控制本国领土内的信息、金融、经济和政治进程。它们甚至变得更加依赖于外部世界。消除这种依赖性并使它们自己隔绝于世是不切实际的，这便进一步促使民族国家和政府寻求自己仍然可以全面掌控的手段，即军事力量。

从中期看，全球经济危机很可能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将会导致世界政治的再军事化。一方面，这场危机会限制军事游说团体的欲望；而另一方面，危机也会使政治激进化，使“鹰派”更为强势并增强了发动战争的诱惑，从而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对国内事务的绝望转移开来，把应对经济危机的无能归结为外因。这种做法可从多数大国对于中东地区事务的态度中看出来。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似乎是经典的“获胜的小型战争”。战争是打赢了，但在危机持续的情况下，胜利带来的欢喜显然也很快消失殆尽，利比亚无望地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

在这种依靠军事力量的愿望背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势。无论各国对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什么不满，大家都还会继续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政策是理性的和可预见的。

对伊拉克的入侵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在中东无法实现民主化并培育那种

似乎在冷战时期取得胜利的意识形态。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伊拉克事实上的分裂和由此造成的伊朗（西方在该地区的首要对手）力量的增强。对于北约部队在阿富汗的部署，我们更难以给出一个合理解释。这个行动的第一阶段，即利用空中打击清除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基地，以及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支持反塔利班组织，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地面入侵这个“帝国的墓地”就非常令人费解了，数千年来没有哪个大国可以征服这片土地，而且苏联还曾在此消耗了过多的力量。

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西方国家在支持民主的借口下促成了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世俗化专制政权的崩溃，如今又在叙利亚这么做。西方国家非常清楚，推翻这些政权的不仅是心怀不满的广大民众，还有波斯湾地区的逊尼派君主国。通过迎合公众的鼓噪，伊斯兰政权正在掌握权力，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加反西方和反以色列。即便是阴谋论的支持者也对西方的作为感到诧异。

在持续的经济危机之中，已经失去战略水准的西方政治行为将不可避免的激进化。这一因素将添加到混乱的和不可预测的总体世界图景之中，而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对于那些倾向于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包括在俄罗斯的这种人，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佐证：主权和军事力量是很容易理解的东西，虽然当今世界明显需要更多依赖不同的权力资源——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以及道义上的权力，即“软的”权力。

### 三、第二次“解冻”

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使被笔者称为第二次“解冻”的局面更加复杂了。共产主义在欧洲垮台后，人们普遍认为无数以前被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冻住”的冲突“解冻”了。

前南斯拉夫是第一个爆发点，然后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以及发生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冲突，<sup>1</sup>接下来车臣燃起了战火。前南斯拉夫最终受到西方人的强力压制。俄罗斯在车臣地区打了差不多10年的仗，并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强制实现了和平。通过各方共同努力，一些冲突（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被再次“冻住”。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一切都“解冻”了。对于苏联为何没有步入其他帝国经过内战和流血而崩解这种标准的老路，已经有很多种解释了。我的看法是：这纯属幸运。

中欧和东欧的国家也是幸运的，在那些国家里，民族主义和相互间的猜疑是

---

<sup>1</sup> 国际上普遍认为这块区域是摩尔多瓦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在事实上独立，并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与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并称为苏联的三大飞地，现在这三个地区都是不被各国普遍承认、但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并已经互相承认主权——译者注。

非常强烈的。它们很快便被北约和欧盟接受并被紧紧拥抱，进而被它们所控制。

人们本可以安心喘口气，但在21世纪最初10年的中期发生了一些事件，笔者称为“第二次解冻”，它们实际上是两极世界崩溃的遥远回声。第二次“解冻”并不仅仅是由于两极世界秩序解体和“老西方”的没落，“解冻”和它们的关系并不那么大。

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最初令西方获益，但后来它使处于边缘地带的亚洲地区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此前亚洲一直被西方和冷战的规则与体制所控制，那里的人民经历了约200年贫困和衰弱的悲惨生活。

西方已经主导世界将近500年，它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大大加速了亚洲的发展。西方的失败首先表现为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不合逻辑的冒险行径；然后是在美国和欧洲出现的结构性经济问题，2008年发生的危机使这些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最重要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21世纪之初解决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时日益显得力不从心。

欧洲基本上从世界地缘政治中消失了。欧洲在东亚曾经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玩者，而现在它在这个地区没有明显的存在。而欧洲试图在其他方面证明自己——通过仅具象征性意义的“民事存在”（civil presence），或是参与那些充当后卫的行动（如在利比亚），或是欢迎从本质上会给欧洲带来灾难性影响的“阿拉伯民主革命”。

美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它的力量，但因为经济结构性问题、精英集团的分裂以及两场失败的战争丧失了运用这种力量的能力。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但也仅仅是在象征性的意义上。太平洋—大西洋条约组织（PATO）、澳新美同盟（ANZUS）、中央条约组织（CENTO）、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以及与之相类似的旧的联盟已经瓦解或式微。印度冷静地拒绝了华盛顿几乎是卑微地提出的结盟建议。

与此同时，围绕迄今仍不太为人所知的岛礁，军事—政治激情正席卷亚洲。多国重提旧的领土主张并相互争斗，但最主要的斗争对象是日本。每个国家也都对中国感到担忧，而现在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爱好和平的国家。

客观地讲，在缺少泛亚安全架构的情况下，西方的离开和中国的崛起会在亚洲地区造成一个快速扩展的安全真空地带，即便这并不是灾难性的事。

亚洲另一个部分（大中东地区）的“第二次解冻”似乎更令人担忧。最初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心照不宣的合作加对抗的关系使大中东地区受到控制，后来则是依靠美国的领导。现如今，松弛的控制力已经使该地区出现了安全真空，这种情况看上去几乎是令人绝望之极。

第二次“解冻”并不仅仅是由于两极世界秩序解体和“老西方”的没落，“解冻”和它们的关系并不那么大。

#### 四、俄罗斯与军事力量

俄罗斯已经开始增强它的军事能力。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当前俄罗斯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的地位。近千年来，俄罗斯国家理念的主导始终是防御外部威胁和维护主权。当前，没有哪个主要的外部力量会有意地威胁俄罗斯，它们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中期构成对俄罗斯的威胁。作为超级核大国，俄罗斯使得对其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几可忽略。

能够导致莫斯科与西方直接军事冲突的意识形态对峙和政治论战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2008年之前，由于北约威胁要与乌克兰结盟，理论上存在这种对峙的可能性。从军事安全角度看，这一联盟会给俄罗斯带来一种绝对不能接受的局面。乌克兰国内出现分裂和冲突的话，局面也会很复杂，整个欧洲都可能会被卷进来。

这种威胁并没有成为现实，对此，莫斯科和欧洲应当感谢时任格鲁吉亚领导人，要感谢他们鼓动格鲁吉亚进攻南奥塞梯。俄罗斯在那场五天战争中的胜利阻止了一种远远更具风险性的可能局面。

的确，这并不会确保北约不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北约纯粹是防御性的。但似乎在冷战中获取的胜利助长了它的必胜信念和无所顾忌，加之20世纪最后10年中饱受危机困扰的俄罗斯丧失了政治威慑能力，这便激发了北约的忘乎所以和一系列的干预行动。但是北约并没有本事来威胁俄罗斯，实际上北约对自身成功的那种狂喜正在衰减。

中国预感到它与美国的竞争（包括在军事—政治领域的竞争）将会升级，它正在竭尽所能唤醒俄罗斯的关切。当俄罗斯提出了使人为难的疑问后，北京削减了数年来一直在进行的部队远程重新部署方面的演练。就其可能性来说，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并不是针对俄罗斯的。北京采取了明确的对俄友好政策。实际上，虽然仍存在既有的和新的猜疑，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和稳定的。与经常被人们重复的那些看法相反，中国并未对俄罗斯实施人口或投资扩张。

在加强对华友好关系的同时，莫斯科坚持了从战略和战术层面保持其压倒一切的核力量优势的政策。这一点可以从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新一轮现代化以及它实际上拒绝与美国就削减核力量展开进一步谈判的事实中看出来。这种水平的核力量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用来对任何试图获得常规力量优势的国家进行威慑的手段，或者是实现政治上目标的手段。

俄罗斯南部边境的冲突风险一直在上升。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解决。伊朗的形势使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在中东地区，一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战争或一系列较小规模的战争，以及伊斯兰世界一部分国家的扩张——所有这些将不可避免地使武装冲突蔓延到俄罗斯及其邻国的领土上。必须通过各种方

式，包括使用武力，来防范或调和这些冲突。

在俄罗斯军事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冲突蔓延的威胁以及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进攻性已经成为最可能出现的挑战。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试图（在石油收入的帮助下）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进攻性来弥补其在国际经济和社会—政治竞争中的失利。

从长期看，传统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尚不可预见。的确，骇人听闻的传言称：美国正发展对俄罗斯或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高精度常规导弹打击的能力，这种传言或许会使我们自己感到惊慌。但最可能的情况是，这是一种虚张声势。即便是人们假设这种导弹会现身，俄罗斯只会用核力量做出回应，这一点很清楚。

还有另一种方式会使我们自己惊慌——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带来的紧张感，继而开始像苏联时期的“鹰派”那样挥霍公帑，他们当时得到并花费了巨额预算与美国总统里根小说式的“星球大战”计划进行斗争。笔者希望，那些正在就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掀起游说行动的人们追求一些更有理性的目标：从政治上绑住美国的手，限制对手在这个领域耍花招的空间，寻找有用的、听上去合理的借口来拒绝推进削减核武器谈判的任何步骤。

有一种观察增强了笔者的这种希望，即俄罗斯国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差不多95%的反导系统都是部署在太平洋并针对朝鲜的。当然，极为可能的是，这些反导系统也是针对中国的。

尽管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俄罗斯加强军事力量的政策肯定会持续下去，这尤其是出于对现代武装力量的需要，它能遏制或积极防范迫近的安全威胁。受到始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系统性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的单方面裁军。如今，必须重新建立现代武装力量。笔者认为，在俄罗斯现在的当政者看来（尽管并未就此发表什么公开声明），强军政策的首要驱动力来自俄罗斯将它自己定位为国际竞技场上的大国，以及俄罗斯认识到当前它的发展模式不能为确保其重要地位提供很多其他方面的手段。

但是，经济发展的停滞是具有威胁性的，并会损害主权，对此俄罗斯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俄罗斯社会似乎在基因层面就做好了捍卫主权的准备，正如俄罗斯在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大无畏的勇气所做的那样。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终打败所有入侵者（蒙古人、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军事建设可能有望弥补俄罗斯暂时在其他力量因素方面（经济、技术、意识形态和心理方面）的相对薄弱。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少得令人惊讶，它主要是被当作一个有强力的国家而受到尊重。（为何一个拥有普希金、果戈理、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和索尔仁尼琴的国家如此缺乏软实力和吸引力，本文不拟赘述。）

俄罗斯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少得令人惊讶，它主要是被当作一个有强力的国家而受到尊重。

这种立场很容易被批评为与当今世界的现实脱节。但世界的变化太快，而且不可预测，所以进行军事建设会被证明是恰如其分的。当然，在所有领域（包括经济、技术、文化和精神领域）都变得强大是再好不过的事情。然而，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只有军事改革相对来说是富有成效的。

## 五、俄罗斯的军事改革

实际上，当前军事改革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相当的成功，即便存在着无数障碍、对军事改革的消极反应以及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被解职的丑闻。国防部官员对权力的滥用无法抹杀军事改革的精华成果。所有其他领域（退休金、住房和公用事业、司法、教育和政治）的改革已空谈了多年，进度慢如蜗牛。但军事改革一直在持续，庞大的军费预算也是有指望的。

武装力量的改革确实是革命性的。臃肿的、以动员为基础的、传统型的俄罗斯和苏联军队，主要是为了针对来自西方的潜在威胁（但这种威胁很长时期内并不存在）打大规模的地面战争。这样的军队正在被一支小巧的、更加专业化的和随时准备战斗的军队取代，后者足以能够针对低烈度和中等烈度的冲突做出反应。为了防范大规模冲突，改革日益依赖于得到升级的核武器。

为了使任何在优势常规力量基础上对俄罗斯施压的企图变得毫无意义，强大的核武力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从根本上说俄罗斯并不希望使用它。另外，核武器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教化”那些鲁莽之辈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局面：世界发生的那些在深度和进度上史无前例的根本性变化正导致战略水准的丧失，甚至是常识的丧失。

其实，俄罗斯武装力量持续进行的现代化不仅是为了应对安全挑战、加强俄罗斯的国际政治地位，也是为了关闭很多全球军备竞赛的通道。这种军备竞赛会损害国际军事和战略的稳定。通过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地位，俄罗斯也就同时恢复了它充任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关键保护者的角色。

尽管困难重重，但积极的重整军备不断取得进展。与武装力量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联合体在很多方面缺乏生机，鲜有改革举措，仍然处于苏联这个利维坦式巨人的阴影之下。不过，俄罗斯军队在不久之前也处于苏联的惨淡阴影之下。

成就与大量的问题和失误并存。有人蓄意不让改革成为讨论或研究的主题。显然，军事和政治领导层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讨论都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这会使改革再次中断。更有甚者，连2009年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和2010年的《俄罗斯军事学说》这些官方文件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反映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实施的改革进程。军事改革是在不同的、几乎没有交叉的维度上进行。无论如何，俄罗斯正在一条把自己转变为现代化的强大军事力量的道路上前

行。必须承认，正如当今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没有答案一样，俄罗斯从这种转型中会得到什么好处还是有待回答。

## 六、结语

苏联的经验告诉人们，为了不必要的武器或武装力量发展项目而无节制地花钱是愚蠢的，过度武装自己从而制造更多被俄罗斯吓着的敌人是愚蠢的。这方面的风险巨大。苏联并不是唯一一个无节制的军事化的国家，但它制造和养护的坦克数量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坦克总和还要多。远比苏联民主和先进的那些国家当时也做了同样的蠢事。

军事力量的增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力量要素的弱点。为了在将来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和拥有主权的国家，俄罗斯必须使自己的经济现代化和多样化，否则它将没有增强军事能力的基础。必须恢复和提升俄罗斯的软实力，即这个国家对世界和自己公民的吸引力，而这要通过建立在学术（sciences）领域的伟大文化成就和辉煌的军事胜利历史来振兴和创造一个崭新的俄罗斯而实现。

军事力量的增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力量要素的弱点。

（赵明昊 译；徐彤武 校）